

(清) 毕沅 著

续资治通鉴

大眾文藝出版社

续资治通鉴

毕沅 著

第 四 册

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8.3

第四册目录

卷第一百十六	宋纪一百十六	1
卷第一百十七	宋纪一百十七	17
卷第一百十八	宋纪一百十八	31
卷第一百十九	宋纪一百十九	44
卷第一百二十	宋纪一百二十	58
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纪一百二十一	72
卷第一百二十二	宋纪一百二十二	89
卷第一百二十三	宋纪一百二十三	105
卷第一百二十四	宋纪一百二十四	123
卷第一百二十五	宋纪一百二十五	142
卷第一百二十六	宋纪一百二十六	156
卷第一百二十七	宋纪一百二十七	171
卷第一百二十八	宋纪一百二十八	186
卷第一百二十九	宋纪一百二十九	202
卷第一百三十	宋纪一百三十	217
卷第一百三十一	宋纪一百三十一	237
卷第一百三十二	宋纪一百三十二	252
卷第一百三十三	宋纪一百三十三	265
卷第一百三十四	宋纪一百三十四	281
卷第一百三十五	宋纪一百三十五	298
卷第一百三十六	宋纪一百三十六	324
卷第一百三十七	宋纪一百三十七	339
卷第一百三十八	宋纪一百三十八	352
卷第一百三十九	宋纪一百三十九	371
卷第一百四十	宋纪一百四十	391
卷第一百四十一	宋纪一百四十一	409
卷第一百四十二	宋纪一百四十二	426
卷第一百四十三	宋纪一百四十三	442

卷第一百四十四	宋纪一百四十四.....	459
卷第一百四十五	宋纪一百四十五.....	475
卷第一百四十六	宋纪一百四十六.....	490
卷第一百四十七	宋纪一百四十七.....	507
卷第一百四十八	宋纪一百四十八.....	522
卷第一百四十九	宋纪一百四十九.....	539
卷第一百五十	宋纪一百五十.....	554

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十六

宋纪一百十六 起旂蒙单阏七月，尽柔兆执徐五月，凡十一月

高宗受命中兴全功至德
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

绍兴五年金天会十三年 七月，丙子，武功大夫、忠州团练使兼阁门宣赞舍人、都督府提举亲兵柴斌知金州，兼金、房、均三州安抚使，用行府奏也。仍命斌隶属襄阳帅府，其探报事宜及边防措置，则申川陕宣抚副使吴玠。

都督行府请移鼎州龙阳县于黄诚寨地，仍升为军，以持服人黄与权起复左奉议郎、充龙阳军使兼知县事，又言：“潭、鼎诸县因水贼侵扰，多有移治去处，并令移归旧治。如系选人知县，俟任满与改〔令〕〔合〕人官；京官与转一官。应水寨出首之人，制置司量事体轻重，拟定合补官资申行府，愿妇及充水军者听。”又请免澧州上供钱三年，皆从之。既而制置使岳飞言水寨愿归业者二万七千馀家，诏州郡存恤之，无得骚扰。然黄诚寨地低而迫湖，土人不以为便，仍令如旧焉。

丁丑，孟秋荐享太庙。自是岁五飨，如常礼。

己卯，知枢密院事、提领措置材用孟庾充观文殿学士、知绍兴府。庾以行府关三省、密院事，积不平，因称疾求去。

甲申，帝亲酌献祖宗神御于行宫斋殿，文武官少卿已上陪位如仪。

乙酉，降光州褒信县为镇。

乙未，神武中军统制杨沂中兼权主管殿前司公事，代刘錡也。诏：“制造御前军器所依旧例不隶台察。”

丙（午）〔申〕，徽猷阁直学士赵子昼试尚书兵部侍郎。

承节郎赵珪迁承忠郎、閤门祗候。

初，帝以赵普佐命元勋，视汉萧何，而子孙沦落，命所在访求，量才录用。珪，普五世孙也，避地郁林州，以普绘像及《伐幽燕疏》来献，故有是命。

免湖南上供米三年，用本路漕臣请也。

废邓州顺阳、浙川、襄阳府邓城、中庐县并为镇。

辛丑，废随州唐城县。

是月，伪齐刘豫废明堂，得金龙之金四万两，大铜钱三百万。暴风连日，屋瓦皆震。

八月，壬寅朔，录故相范质七世孙（榘）〔榘〕为将仕郎。

罢荆南营田司，令安抚司措置官兵耕种，毋得循旧扰民，又以归州还（利州）〔隶〕安抚使王彦，皆用都督行府请也。

初，彦自渠州以所部之镇至荆南，而镇抚使解潜已去，食廩皆竭。彦惧不可留，即引兵追潜至鄂州。会张浚平湖贼还，与之遇，复劝彦还自枝江，徙居旧治。时军储不继，彦乃仿川钱引法造交子，行于荆南管内，渐措置屯田，为出战入耕之计。仍择荒田，分将士为庄，庄耕千亩。治石唐、瓦窑二废堰，计工六万有奇，不浹旬告成，公私利之。

甲辰，诏增馆职为十八员。

时言者论：“〔唐〕太宗当兵戈抢攘之际，置文学馆学士凡十有八人，其后皆为名臣。祖宗辟三馆以储养人才，盖本（如）〔于〕此。今国步艰难，时方右武，故馆职犹多阙员。然临事每有乏才之叹，则储养之方，亦不可以兵戈而遽已也。一馆职之奉入，仅比一小使臣，小使臣动万数，何独于馆职较此微禄哉！乞依祖宗故事，通以十八人为额。”故有是命。既而本省再请，乃命秘书郎及著作各除二员，校书郎、正字通除十二员，而少、丞不与焉。

礼部贡院放榜，考校到合格进士樊光远等二百人。

己酉，赵鼎言探报刘豫将山东百姓六十以下、二十以上皆签发为兵，每亩田科钱五百，帝曰：“朕未尝一日忘中原之民，使陷于涂炭，皆朕过。百姓为豫虐用如此，朕心惻然。”

鼎又言：“故右奉直大夫邵伯温，大贤之后，行义显著，元符末以上书得罪，书名党籍，坐废者四十年。伏望优加褒赠。”鼎，

伯温门人也。诏赠秘阁修撰，官其家一人。

庚戌，废汉阳军为县，隶鄂州。

癸丑，权尚书吏部侍郎张致远复为户部侍郎，中书舍人刘大中试吏部侍郎，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吕祉权兵部侍郎。

戊午，故集英殿修撰周鼎特赠徽猷阁待制。

己未，淮东宣抚使韩世忠遣统领官韩彦臣等袭伪镇淮军，获知军、成忠郎王拱等，遣亲校温济献于朝。诏贷拱罪，以本官隶忠锐第五将。帝因帝：“宿迁伪官，本吾赤子。它时边臣，如此等小吏，不须赏，庶免生事。世忠既有请，可量与推恩。”

癸亥，帝策正奏名进士于射殿。

都督行府言以见管湖南水军及周伦等所部置十指挥，并于手背上刺“横江水军”四字，从之。

甲子，帝御幄殿，阅试武举人弓马。

是月，伪齐陷光州。

时刘麟出猎于陈留县，有义党百余人，欲擒麟南归，为其徒所告，悉斩于汴京。

豫又以其弟复知济南府，观知淮宁军。

九月，壬申，金主追尊其考丰王宗峻为景宣皇帝，庙号徽宗，妣富察氏为惠昭皇后。

乙亥，帝御射殿，赐进士汪洋等二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洋乞避远祖嫌名；时年十八，帝以其与王拱辰同岁，赐名应辰。

戊寅，金主尊太祖后赫舍哩氏、太宗后唐古氏皆为太皇太后。

乙酉，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赵鼎上《重修神宗实录》五十卷。旧文以墨，新修以朱，删出以黄。帝起，诣殿东壁，焚香再拜受书。鼎、冲及直史馆诸人进秩各有差。

金改葬景宣景及惠昭后于兴陵。

是月，淮西宣抚司统制官华旺复光州。

名雷州寇准庙曰旌忠。

自靖康之末，两河之民不从金者，皆于太行山保聚。太原义士张横者，有众二千，来往岚、宪之间，是秋，败金人于宪州，擒其首将。又有梁青者，怀、卫间人，聚众数千人，破神山县，平阳府判官郑爽以大军讨之，不敢进。居数日，都统制乌玛刺引骑五百与爽会，乃并其兵与青战，兵败，为青所杀。

冬，十月，丙午，复高邮县为军，以知县兼军事。

己酉。罢宫观月破供给钱。

自蔡京用事，始创祠官供给，庶官依本资序降二等，学士以上不降。王黼继相，已除其法，绍兴令复旧，至是除之。

庚戌，尚书右仆射张浚入见。

浚既平贼，遂自鄂、岳转淮东、西，会诸大将议防秋之宜，至是人见。诏：“浚母庆国夫人计氏进封蜀国，兄直徽猷阁浍赐紫章服，赐浚银帛千匹两，亲二人六品服，一人承务郎。”帝亲书《周易》、《否泰卦》赐浚。

乙卯，端明殿学士、荆湖南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席益为资政殿学士、成都、潼川、夔州、利州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成都府。

先是川陕宣抚副〔司〕〔使〕吴玠与都转运使赵开不咸，玠叠以馈饷不给诉于朝，开亦称老病求罢，故命益往帅。诏以益前执政，序位在宣抚副使之上，逐州兵马并隶大使司；如边防切紧大事，即令宣抚司处置，其调发隶都督府。

观文殿大学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李纲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

张浚数于帝前言纲忠，赵鼎亦为帝言纲才器过人，故有是命。

镇南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吕颐浩为荆湖南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潭州。

丁巳，故文林郎范正平，赠直秘阁，予一子官。正平，纯仁长子也，以忤蔡京故陷党籍，不出仕，终身为选人。

戊午，诏：“川、陕类省试合格第一名，依殿试第三名例推恩，餘并赐同进士出身，特奏名人令宣抚司置院差官试时务策一道。”以道远举人赴殿试不及故也。

庚申，故承议郎吴俦赠直秘阁，官其家一人。俦，育孙也，名在党籍，其家请而赐之。

乙丑，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奏伪齐遣沂、海州等签军攻犯涟水军，世忠遣统制官、吉州刺史呼延通等击殄之，所脱无几。帝曰：“中原赤子，为豫逼胁，死于锋鏑，良可悯也。可令收拾遗骸埋殓，设水陆斋追荐。仍出榜晓谕，使彼知朝廷矜恤之意。”乃赐通袍带，将官拱卫大夫、贵州刺史王权已下金碗，仍以通为果州

团练使，权领果州团练使，与将士推恩有差。

是月，祫享太庙，祖宗并为一列，不序昭穆，谓之随宜设位，以庙之前楹迫狭故也。

十一月，庚午朔，初置节度使已下象牙牌。其法，自节钺正任至横行遥郡，第其官资，书之于牌，御书押字，刻金填之，仍合用制造，一留禁中，一降付都（统）〔督〕府，相臣主其事。缓急临敌，果有建立奇勋之人，量其功劳，先次给赐，以为执守。自军兴以来，皆宣抚使便宜给札补转，至是都省有此请焉。

癸酉，诏：“一应守臣守御，临难不屈，死节昭著，不以官品高下，并令帅司保奏，特与赐谥。”

乙亥，进士颜邵特补右修职郎，卓右迪功郎，彦辉下州文学。

初，帝闻颜真卿之后有居温州者，命守臣推择以闻，得邵等三人，而彦辉，则真卿十一世孙也。帝谓大臣曰：“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在处死为难耳。真卿在唐死节，可谓得所处矣。况今艰难之际，欲臣下尽节，可量与推恩，以为忠义之劝。况仁祖时，曾命颜似贤以官，自有故事。”遂命邵、卓监潭州南岳庙。

金主以尚书令、宋国王宗磐为太师。宗磐自以太子，当为安班贝勒。金主虽加尊礼，而宗磐心常快快。

先是金天会五年，司天杨级始造历，其所用历元日法，不知所本，或曰因宋《纪元历》而增损之也。乙亥，初颁历，其后名之曰《大明历》。

己卯，金以元帅左监军完颜希尹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以太子少保高庆裔为左丞，平阳尹萧庆为右丞。希尹自太祖举兵，常在行陈，所至有功，又尝权西南、西北两路都统，有威望；及为相，有大政，皆身先执咎，时人称之。

甲申，翰林学士兼侍讲孙近试吏部尚书。

自渡江，宰辅已减俸三之一，至是赵鼎等复请于内权减二分，从之。于是行在官吏俸禄皆权减。

乙酉，显谟阁直学士、知平江府李光试礼部尚书，试尚书工部侍郎、都督府参谋军事折彦质试兵部尚书，徽猷阁待制、知静江府李弥大试工部尚书，给事中廖刚试刑部侍郎。

丙戌，诏：“荆、襄、川，陕见宿大兵，措置事宜，委任至重，

虽已除席益制置大使，而调发节制，隶在督府，可令张浚往视师，仍谕诸路。”

议者谓：“梁、洋沃壤数百里，环以崇山，南控蜀，北拒秦，东阻金、〔房〕，西拒兴、凤，可以战，可以守。今两川之民，往往逃趋蜀中，未敢复业，垦辟既少，多屯兵则粮不足以赡众，少屯兵则势不足以抗敌，宜以文臣为统率，分宣抚司〔兵〕驻焉，而以良将统之，遇防秋则就食绵、阆。如此，则兵可以备援，而民得安业。”诏宣抚副使邵溥、吴玠择二郡守臣相度。

初，玠苦军储不继，于兴元、洋、凤、成、岷五郡治官庄屯田，又调戍兵治褒城废堰，民知灌溉可恃，皆愿归业，诏书嘉奖。别路漕臣郭大中言于玠曰：“汉中岁得营田粟万斛，而民不敢复业。若使民自为耕，则所得数什百于此矣。”玠用其言，岁入果多。已而玠复欲陆运，召诸路转运使持户籍至军中。溥曰：“今春驱梁、洋遗民负粮至秦州，饿死十八九，岂可再也！且宣司已取蜀民运脚钱百五十万，其忍复使陆运乎！”既上疏，立以便宜止之，卒行水运。大中患水运亡失，以策诱贾贩，省费十之五。

己丑，金建天开阁于约罗。

癸巳，亲从官赵胜归自金国。帝曰：“太上皇帝在漠北若寒之地，居处、衣服、饮食，百种皆阙；为人子不能拯父兄之难，深自悲伤。今朕所居宫室及一饮一食之间，念及父兄，痛入骨髓！”因唏嘘泣下。

十二月，己亥朔，带御器械、神武中军都统制、权殿前司公事、提举宿卫亲兵杨沂中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并中军隶殿前司。自五军处，又置选锋、护圣二军，每军皆〔有〕统制，仍令沂中具名申枢密院给降付身。

庚子，诏：“神武系北齐君号，宜以行营护军为名，神武前军改称中护军，左军称前护军，后军称后护军。刘光世所部人马称左护军，吴玠所部称右护军，并听本路宣抚招讨司节制。王彦所部人马称前护副军，听荆南安抚司节制。〔统制〕官已下请给、资任、军分如旧。”

中护〔军〕者，本张俊所将信德府部曲，后以忠锐诸将及张〔浚〕〔俊〕亲兵与张用、李横、阎皋之众隶之。前护军者，本韩世忠所将庆源府部曲，后以张遇、曹成、马友、李宏、巨师古、王

璩、崔增之众隶之。后护军者，本岳飞所将河北部曲，后以韩京、吴锡、李山、赵乘渊、任士安之众隶之。左护军者，本刘光世郾延部曲，其后王德、郾琼、靳赛自以其众隶之。右护军者，本吴玠泾原部曲，后得秦、凤散卒及刘子羽、关师古之众隶之。前护副军者，本王彦河北所招部曲，其后稍以金州禁卒隶之。至是俊与世忠、光世军最多，玠次之，飞又次之，彦兵视诸将最少。

自渡江以后，三衙名在实亡，遯赵鼎、张浚并相，乃以杨沂中所将隶殿前司，解潜部曲隶马军司，统制官颜渐部曲隶步军司。沂中之军本辛永宗部曲，后又益以它兵，故其众特盛。潜之军才千馀，渐所统乌合之众而已。

丙午。右朝请大夫、提举江州太平观刘子羽复集英殿修撰、知鄂州，主管荆湖北路安抚司公事。

张浚既还朝，始议大合兵马为北讨计，乃自招子羽令谕指西帅，且察边备虚实，故有是命。

右武大夫、开州团练使刘錡为江南东路马步军副总管、带御器械，以其亲兵遥隶步军司。

庚戌，武卫大夫、秦州刺史、都督府中军统制军马吴锡为殿前司策选锋军统制兼都督府军统制。

辛亥，权户部侍郎王俛言：“兵革未息，屯戍方兴，大计所入，充军须者十居八九，此国用所以常乏。当讲究长策，细大不遗，斯为尽善。敢略陈五事：一曰去冗食之兵，二曰损有馀之禄，三曰收隐漏之赋，四曰补消毁之实，五曰修平准之法。

“臣闻兵贵精不贵多。兵多而不精，则冗食者众；冗食者众，则勇怯不分；勇怯不分，则战无必胜。是冗食之兵，不惟徒费粮饷，取败之道。故治军之法，战兵之外，车御、火长、牧人、工匠之属，皆有定数，舍是则为冗食。今日财用所出，尽于养兵，然其间未尝入队，不堪披带者，尚多有之。竭民力以养无用之人，不如委将帅自加澄汰，付之漕臣，籍荒闲之田，计口分受，官为措贷，给与牛、种，使之垦辟，仍且与减半支給钱粮，俟秋熟之时，便罢请给，一岁之后，量立租课。且以万人为率，每岁所减米十馀万石，钱四十馀万缗，绢布五万馀匹，况又有租课所入，储此以养战士，非小补也。

“艰难以来，流品猥众，进用殊常，而制禄之数，一循旧法，

理宜不给。欲乞应内外文武官俸给等，以缗计者，自百千以上，每千减半，有兼职者通计，并候事平日依旧。如此则裁捐虽众，不及小官，怒而易行，夫复何患！

“自军兴以来，十年于兹，财用所出，大则资之民力，其次则资之商贾，无不自竭以奉其上。唯是释家者流，一毫不取，邑以千计，郡以万计，不稽坐食，其隐漏租税，暗损国计，不知其几何也。宜酌古今之意，权急缓之宜，使之输米贍军，人岁五斛，依税限进纳，凡居禅房及西北流寓者，特与蠲免，于以少舒民力，不为过也。

“自艰艰以来，饶、虔两司鼓铸〔逐〕〔遂〕亏，而江、浙之民巧为有素，销毁残宝，习以成风。其最者，如建康之句容、浙西之苏、湖，浙东之明、越，鼓铸器用，供给四方，无有纪极。计一两所费，不过千数钱，器成之日，即市百金，奸民竞利，靡所不铸。一岁之间，计所销毁，无虑数十万缗。两司所铸，未必称是，加以流入伪境，不知几何。乞明诏有司，申严铜禁，屏绝私匠，自今以始，悉论如律。除公私不可阙之物，立定名色，许人存留，及后官铸出卖外，其余一两以上，严立罪赏，并令纳官，量给铜价，令分拨赴钱监，额外鼓铸。

“国家平昔无事之时，在京则有平准务，在外则有平货务，边计之余，内裨国用，无虑二十万缗，其效固已可见。况今日师旅方兴，用度日广，欲乞先于行在置平准务，次及诸路要会去处各置平货务，以广利源，诚非小补，俟其就绪，置使领之。

“此五事者，傥有可采，乞令有司讲究条画，排斥浮议，断以必行。”诏户部、工部勘当。其后颇施行之。

癸亥，金始定齐、高丽、西夏朝贺、赐宴、朝辞之仪。

以京西鹿囿赐民。

丙寅，都督府请以集英殿修撰、新知鄂州刘子羽权本府参议军事，与主管机宜文字熊彦诗并在川、陕抚谕，诏各赐银二百两，遣行。

时张浚将谋出师，故令子羽等见宣抚副使吴玠谕指。而玠亦屡言军前粮乏，因命子羽与都转运使赵开计事，并察边备虚实焉。

是冬，金主〔以蒙古叛，遣领三省事宋国王宗磐提兵破之。蒙古在女真之东北，其人劲悍善战，〕以鲛鱼皮为甲，可捍流矢。

伪齐刘豫献海道图及战船木样于金主，金主入其说，调燕、云、两河夫四十万人蔚州交（邪）〔牙〕山，采木为筏，开河道，运至虎州，将造战船，且浮海以入。既而盗贼蜂起，事遂中辍，聚船材于虎州。

是岁，夏国主乾顺改元大德。

绍兴六年金天会十四年 春，正月，己巳朔，帝在临安。

辛未，帝以雪寒，民艰食，命有司赈之。翼日，谓尚书右仆射张浚曰：“朕居煖室尚觉寒，细民甚可念。若湖南、江西旱灾去处，亦宜早措置赈济。民既困穷，则老弱者转于沟壑，强悍者流为盗贼，朕为民父母，岂得不忧！”浚曰：“陛下推是心以往，则足以感召和气，况实惠乎！”帝曰：“朕每以事机难明，专意精思，或达旦不寝。”浚曰：“陛下以多难之际，两宫幽处，一有差失，存亡所系，虑之诚是也。然杂听则易惑，多畏则易疑。以易惑之心，行易疑之事，终归于无成而已。是以自昔人君，正心修己，仰不愧，俯不作，持刚健之志，洪果毅之姿，为所当为，曾不它恤。以陛下聪明，苟大义所在，断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济！臣愿万机之暇，保养太和，澄心静气，庶几利害纷至而不能疑，则中兴之业可建矣。”

癸酉，荆襄招讨使岳飞，言太行山忠义社梁青百余人欲径渡河，自襄阳来归。时金人并兵攻青，故青将精骑突至飞军前。帝曰：“果尔，当优与官，以劝来者。谍言固未可信，若此等人来归，方见敌情。”沈与求曰：“若敌诚衰，来者众，则敌情审矣。”

丁丑，诏：“纳粟别作名目授官〔人〕，毋得注亲民、刑法官，已授者并罢；自今到部隐漏不实者，抵其罪。”时论者谓：“县令，民之师帅，刑罚之官，人命所系，不可轻以授人。比年军兴，以纳粟得官者，不谓之纳粟，或以上书文理可采，或作献纳助国，与理选限。原朝廷之意，欲激励其乐输，使得为官户，而铨曹别无关防之法，近年以来，固有得县令，亦有得司法者。此曹素未尝知政务，直以多货，一旦得官，若遂使之临县议刑，其不称职必矣。欲下吏部立法关防，仍先改正。”故有是旨。

癸酉，金颁历于高丽。

丁丑，金太皇太后赫舍哩氏崩，後上尊谥曰钦献皇后，葬睿陵。

己卯，起复徽猷阁待制、都督府参议、权川陕宣抚副使邵溥试尚书礼部侍郎。

癸未，尚书左仆射兼监修国史赵鼎上《重修神宗实录》二百卷。

乙酉，高丽、西夏及刘豫并遣使贺金主万寿节。金主本七月七日生，以同皇考忌日，改用正月十七日。

丙戌，尚书右仆射张浚辞往荆、襄视师。

浚以敌势未衰，而刘豫复据中原，为谋叵测，奏请亲行边塞，部分诸将，以观机会，帝许之。浚即张榜声豫叛逆之罪。

时淮东宣抚使韩世忠驻军承、楚，淮西宣抚使刘光世屯太平州，江东宣抚使张俊屯建康府，而湖北、京西招讨使岳飞在鄂州，朝论以为边防未备，空阙之处尚多。浚独谓：“楚、汉交兵之际，汉驻兵穀、滠间，则楚不敢越境而西，盖大军在前，虽有它歧捷径，敌人畏我之议其后，不敢逾越而深入。故太原未陷，则粘罕之兵不复济河，亦以此耳。而论者多以前后空阔为忧，曾不议其粮食所自来，师徒所自归，岂必环数千里之地尽以兵守之，然后可安乎！”浚既白于帝，又以告之同列，惟帝深以为然。

戊戌，都督行府奏：“乞将大姓已曾买官人，于元名目上升转。文臣迪功郎升补承直郎一万五千缗，特改宣教郎七万缗，通直郎九万缗。武臣进义校尉升补修武郎二万二千缗，保义郎已上带阁门祗候三万缗，武翼郎已上带阁门宣赞舍人十万缗。已有官人特赐金带五万缗。并作军功，不作进纳，仍与见缺差遣，日下起支请给，其家并作官户，见当差役科敷并免。如将来参部注拟资考、磨勘改转、荫补之类，一切并依奏补出身条法施行，仍免铨试；金带永远许系。”从之。

二月，壬寅，都督府奏改江、淮营田为屯田。

先是言屯田者甚众，而行之未见其效。会张浚出行边，因出户帖钱二十万缗为本。浚请应事务并申行府措置，俟就绪日归省部，许之。于是官田、逃田并行拘籍，依民间例召庄客承佃，每五顷为一庄。客户五家相保共佃，一人佃头。每客，官给牛五具，种子、农器副之。每家别给〔菜〕〔菜〕田十亩，又贷本钱七十千，分二年偿，勿取息，若收成日愿以斛斗折还者听。遂命屯田郎官樊宾、提举粮料院王弗同推行焉。

戊申，湖北襄阳府路招讨使岳飞，请复以襄阳府路为京西南路，唐、邓、随、郢、均、房州、信阳军并为所隶，从之。

辛亥，诏张浚暂赴行在所奏事。

浚命（京）〔淮〕东宣抚使韩世忠自承、楚以图淮阳，命淮西宣抚使刘光世屯合肥以招北军。命江东宣抚使张俊练兵建康，进屯盱眙，又请权主管殿前司公事杨沂中领中军，为后翼，命湖北、京西招讨使岳飞屯襄阳以图中原。帝亲书《裴度传》赐浚。

甲寅，兵部尚书、都督府参谋军事折彦质充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乙卯，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引兵至宿迁县，时刘豫聚兵淮阳，世忠欲攻之，乃引兵逾淮、泗，旁符离而北。

前一日，遣统制官岳超，以二百人，探知邳州贾舍人者亦以千骑南来，与之遇。众欲不战，超曰：“遇敌不击，将何以报！”敌鸣鼓，超率众突入陈中，出人数四，敌乃还。

翼日，世忠引大军进趋淮阳城下，命统制官呼延通前行，世忠自以一骑随之，行三十馀里，遇金人而止。世忠升高丘以望通军，通骑至陈前请战，金将叶赫贝勒大呼令解甲，通曰：“我乃呼延通也。我在祖宗时，杀契丹，立大功，誓不与契丹俱生。况尔与我仇，我肯与尔俱生乎！”叶赫即驰刺，与通交锋，转战移时不解，皆失杖，以手相格，去陈已远，逢坎而坠，二军俱不知。叶赫刃通之腋，通扼其吭而擒之。

既而世忠为敌所围，乃按甲不动，俄麾其众曰：“视吾马首所向。”奋戈一跃，已溃围而出，不遗一镞。世忠曰：“敌易与耳。”复乘锐掩击，敌败去。

丙辰，韩世忠围淮阳军。

戊午，诏杨沂中以八队万人赴都督行府。

张浚欲以沂中助韩世忠，故有是命。庚申，诏沂中落阶官，为密州观察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遣行。

辛酉，权主管侍卫马军公事解潜兼权殿前司，带御器械刘錡兼权宿卫亲兵，以杨沂中出戍故也。

韩世忠攻淮阳，敌坚守不下，刘豫遣使入河间求援于金右副元帅宗弼。先是金、伪与其守将约，受围一日则举一烽，至是城中举六烽，刘貌与宗弼皆至。

世忠之出师也，乞援于江东宣抚使张俊，俊不能从，世忠乃还。道遇金师，世忠勒陈向敌，遣小校郝彦雄造其军大呼曰：“锦袍驄马立陈前者，韩相公也。”众咎世忠，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敌。”及敌至，世忠以数骑挑之，杀其引战者二人，诸将乘之，敌败去。

淮阳民从军南归者万数，都督行府悉授田居之。帝诏州县存恤，毋令失所。

壬戌，折彦质参知政事。

癸亥，参知政事沈与求罢，为资政殿学士、知明州。与求乞宫观，改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诏：“临安府民间赋舍钱，不以多寡，并三分中减一分，白地钱四分之一。”

观文殿大学士、新江西制置大使李纲见于内殿。

三月，戊辰朔，礼部尚书李光兼权刑部尚书。

己巳，少保、武成、感德军节度使、淮南东路兼镇江府宣抚使韩世忠为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兼节制镇江府，徙镇武宁、安化，楚州置司。检校少保、镇宁崇信军节度使、湖北路招讨使岳飞为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徙镇武胜、定国，襄阳府置司。时锐意大举，都督张浚于诸将中每称世忠之忠勇，飞之沉鸷，可以倚办大事，故并用之。

是日，李纲入辞，退，上疏言：“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兵贵精不贵多，多而不精，反以为累；将贵谋不贵勇，勇而不谋，将致敌擒；陈贵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陈者；战贵设伏，使直前而有中道邀击之虞，即非善战者。愿明诏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非小补也。朝廷近来措置恢复，有未尽善者五，有宜预备者三，有当善后者二。今降官告，给度牒，卖户帖，理积欠，以至折帛、博籴、预借、和买，名虽不同，其取于民则一，而不能生财、节用，核实、懋迁，一也。议者欲因粮于敌，而不知官军抄掠，甚于寇盗，恐失民心，二也。金人专以铁骑胜中国，而吾不务求所以制之，三也。今朝廷与诸路之兵尽付诸将，外重内轻，四也。兵家之事行诡道，今以韩世忠、岳飞为京东、京西宣抚，未有其实而以先声临之。且中军既行，宿卫单弱，肘腋之变，不可不虞，则行在当预备。江南、荆湖之众尽出，敌或乘

间捣虚，则上流当预备。海道去京东不远，乘风而来，一日千里，而苏、秀、明、越全无水军，则海〔道〕当预备。假使异时王师能复京东、西地，则当屯以何兵？守以何将？金人来援，何以待之？万一不能保，则两路生灵虚就屠戮，而两河之民绝望于本朝。胜犹如此，当益思善后之计。”

纲又言：“今日之事，莫利营田。然淮南兵革，江湖旱灾之余，民力必不给。谓宜令淮南、襄、汉宣抚诸使，各置招纳司，以招纳京东、西、河北流移之民，明出文榜，厚加抚谕，拨田土，给牛具，贷种粮，使之耕凿。许江、湖诸路于地狭人稠地分自行招诱，而军中兵愿耕者听，则人力可用矣。初年租课，尽界佃户，方耕种时，仍以钱粮给之，秋成之后，官为采买，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后乃收其半，罢钱粮，此其大概也。不然，徒有营田之实，何补于事？”诏都督（府行）〔行府〕措置。其后颇施行之。

辛未，诏：“去岁旱伤及四分以上州县，所负绍兴四年已前钱帛之税，皆除之。”

壬午，金以太保宗翰、太师宗磐、太傅宗干并领三省事。

丁亥，诏：“江东宣抚司统制官赵密、巨师古军，并权听殿前司节制。”

时都督张浚在淮南，谋渡淮北向，惟倚韩世忠为用。世忠辞以兵少，欲摘张俊之将赵密为助。浚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谓世忠有见吞之意。浚奏乞降旨，而俊亦禀于朝。赵鼎白帝曰：“浚以宰相督诸军，若号令不行，何以举事！俊亦不可拒。”乃责俊当听行府命，不应尚禀于朝；后下浚一面专行，不必申明，虑失机事；时议者以为得体。至是浚终以俊不分军为患，鼎谓浚曰：“世忠所欲者赵密耳，今杨沂中武勇不减于密，而所统乃御前军，谁敢覬觎？当令沂中助世忠，却发密入卫，俊尚敢为辞耶？”浚曰：“此上策也，浚不能及。”

辛巳，诏：“天章阁、万寿观祖宗帝后神御，见在温州，令千办官黄彦节迎奉赴行在，惟圣祖像留温州如故。”

检校少师、奉宁保静军节度使、川陕宣抚副使吴玠易镇保平、静难，兴州置司。

枢密副都承旨马扩兼沿海制置副使。扩自镇江将殿前司策选